

永樂大典

卷一萬二千九百

二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二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一

中興聖政革建炎元年五月庚寅上以四方勸進群臣固請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正名號中興日曆改延禧中興記宋修臣等曰堯舜所以獨高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帝唐太宗號為威主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詎敢欲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馬不詢群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六月甲子詔假獻閣待制那煥授觀察使時諫官衛膚敏論煥后父不當除待制孟忠厚隆祐太后兄子不當除直學士煥即有是命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於是給事中劉珪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膚敏改中書舍人言所論不行不敢就職明年正月丁未卒授忠厚承宣使且詔后族勿任侍從官著於令以汪藻時政記及汪藻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所記宋修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為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家法萬世所當守也臣是以詳著之 辛亥赦書拘籍天下神霄宮資產錢穀付轉運司以克省計先是即位赦書已罷神霄宮至是復申論焉丙午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傳希烈家資令溫處州籍沒以汪藻所記宋修臣等曰晉以老莊清言亂天下車轍既東而君臣莫知創艾卒以不振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如杖焚拯溺然非上聖其孰能之乃者方士稍稍以附託于恩澤特旨冠其徒至數十人使害度牒法歲給婚錢以千數而齋醮祈禳猶不與也雖聞米近臣之議寢而弗行然此門要不可啟臣等敢論著本末以備覽觀焉 辛巳詔以知南康軍李定通判韓琦便宜誅許高許亢特轉一官先是臣僚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撫副使錢蓋為制置使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何以使人詔彥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官觀高亢編管海外會南康奏高亢其境上欲謀變定靖以便誅之而待罪宰相李綱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甚眾賊將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伴

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扞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有是命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之守封疆者皆知進未必死於敵而退必死於法故援枹而鼓之士爭致命以為進猶或生而退必死也况受命為大將任安危成敗之寄者乎三代聖人仁民愛物忠厚惻但至矣然其出師不用命者必戮弗敢赦也太上皇帝之英斷後世可忽忘哉丙戌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荆湖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管各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也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領行者總管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以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二

其詳以待制詔行焉十月丁巳駕自南京登舟巡幸淮甸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按之泔水矣右僕射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璉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先是六月丁亥上諭宰執東京有司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選方異物內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於殿庭以李綱江伯舟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方承平無事時陳寶玉飾珠璣以為玩耳嗚呼安知是物之足以敗天下而召寇戎也太上皇帝身履艱難撥亂中興其視是物猶螻蛇蟻毒肯復親之耶碎寶器素珠玉臣知出於至誠惻怛非如唐明皇焚錦繡姑以飾一時虛譽而止也十二月丁巳詔朕側身寅畏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同貴奇玩罔好畋游罔耽近習使干政事罔有斜封黑勅以濫名器夙夜正心持誠祈天助順聞小人為姦或欺誕請屬以需官爵或臂鷹走犬以事畋獵而幸以御前為名使朕之好惡何以昭示四方格于上帝其令三省樞密院榜諭戒約言事官覺察彈奏敢有違者重寘于法並許人告實錢一千貫內畋獵之人輒稱御前鷹犬者杖治得實配沙門島以江帝所記修入臣等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天下王者家也善乎諸葛亮之言曰宮中

國中當為一體住者聞寺與姦臣相乘動扶御前之名以脅制上下卒成天下之禍臣請是詔至于大息流涕嗟乎此建炎紹興之政所以赫然有祖宗風烈也建炎二年四月己未詔惟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休已降指揮置巡社餘路悉罷時杭温州已就緒秦乞存留亦弗聽以江蘇所記外今臣等曰唐中葉以後府衛之制盡廢至梁遣人為軍於是兵民遂分雖以周世宗之善治兵我太祖太宗之神聖英武且去唐未遠而兵民已不可復合矣治平以來學士大夫乃始欲追古制而復之識者固知其難矣一變而為義勇再變而為保甲三變而為巡社法非不古而習俗已成復之無由此太上皇帝所以不憚改令以安元元也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運綾錦院令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漢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報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以汪伯奇時政記修入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守逆志嗜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孽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大上皇

帝晏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責臣法廢其舊而制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乙丑上諭宰執曰昨日有內侍報奏曰比侍講筵竊聞講讀官某數陳甚善陛下必亦謂然臣輒撰獎諭詔書進呈朕曰臣僚一時恩禮當出朕意非小臣所得預若降詔書自有學士汝等各有職事豈宜不安分如此况此詔書詞既未工又不知體取笑外人上因曰朕每退朝過屏風後押班以下欲奏事者朕亦正衣冠再御座聽其所陳未嘗與之款暱性亦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在殿旁聞子垂簾獨坐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合行大事或者省閱四方章奏左右止留小黃門二人一執事一磨門至於內中掌文書亦多是前朝老官人有來奏事者朕亦出聞于外處分畢却入閣于坐無一日不如是也汪伯奇時政記修入臣等曰聞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徇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刺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宜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技隊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才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慕其情狀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

論著之詳焉。七月丁亥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
因繫此輩久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書問皆吾赤子也朕
欲發諸郡拘囚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以注伯奇作政
記終入臣等曰古之王者蓋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弗為者矣彼姦雄
志賄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
所在盜起如蠅窮荒絕漠徠于野心之人錯處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未
過也而太上皇帝惻然哀矜形於聖訓不以防亂備患而忘濫刑之戒不
以艱危多事而廢好生之心儼然有三代王者之遺風矣是豈秦漢以來
所能夢繫哉。八月癸丑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
之十月壬戌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
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繫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
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致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散斂法永勿復行其
餘條制令兼夢得孫觀張徽討論以聞以注伯奇作政記及注澤所記參
修臣等曰常平之法尚矣教賤則糶教貴則糴無散斂之煩而有救災之
實公私俱便農未嘗利天下之良法也孟子辨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使孟子而為政於天下常平之法必在所取矣彼青苗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四

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廢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措至
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廢弛法具而吏貴
虐意者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尚寬歟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
稽焉。乙亥上御殿策進士九月庚寅賜李易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
司欲以上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上意定名次上却之曰朕委主司取
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以注伯奇作政記及注澤所記參修臣
等恭惟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于廷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
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
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賤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
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神明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建炎
三年三月辛巳臣僚上言宜徹唐制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翰林學士給
事中中書舍人輪日於禁中看詳條陳具奏使是非與奪盡從公論左右
小臣不得妄言利害既委臣僚乞不差內臣轉送只實封往復庶免黨與
交結之弊詔從之以注伯奇作政記及注澤所記參修臣
以假臣下未為甚害也然天下之亂往往發生於此秦始皇隋文帝唐德
宗皆是聰明過人無待補助於是疎間群臣厭忽公論而不知近習小人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二九

已陰竊其柄矣太上皇帝深鑒前代之禍博采在廷之議以看詳章奏專責儒臣使左右小臣無所投其隙防微杜漸至矣今天子即位之初首詔兩省分閱公車之奏條流來上實邊建炎故事也聖聖相繼出於一道蓋多類此嗚呼盛矣 四月乙卯赦書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元祐大臣雖累降處分盡還官職恩數尚慮未盡需思其令本家自陳有司疾速施行先是元年六月赦書舊係籍及上書人悉還其元任官職及贈諡碑額等至是復申救馬臣等曰臣竊觀三代以來風俗忠厚莫若我宋世世修德澤被天下最久莫若仁宗皇帝比太上皇帝所以慨然發德音也天監在上克相聖志海內乂安年較屢豐稔萬斯年無疆維休則亦躬享仁宗實畏之福可謂盛矣元祐大臣勲德相望中更黨錮之禍其死於紹聖崇寧之前者嘗被恩數固可運之矣其間不幸沒於諫籍之後者諡所以易名而或未盡議贈官所以念功而或未盡舉碑額所以旌賢而或未盡賜意者太上皇帝之心將以答迪嗣聖故略而未行以俟今日歟此議即博士之責也 五月辛巳巡幸次鎮江府上謂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議卹其家朕未中書舍人張志被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五

旨引對甲甲上謂頤浩等曰張志謂朕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志諫如此豈可實之從班可默之於是詔志落職官觀以日頤浩張浚時政記注事所記張條臣等曰武王克商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建炎中太上皇帝拂風沐雨日不暇給而汲汲於褒忠直去佞諛辛壬癸甲未越信宿聖政可以傳後世者三馬抑可謂明所先後矣然臣伏觀是時上方勵精政事躬行勤儉張志稱述以而無纖毫之失亦未為甚過也而聖斷赫然屏遠斥絕之惟恐少緩臣知欺罔譏匿之姦固無所容矣是誠中興之本也 丙戌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繇代即先膺寶圖載惟濬潛之名實符建康之義蓋天人之允屬况形勝之具存與邦正議於宏規繼夏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覲漢官之儀亦真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舊號如故臣等曰建炎初載重建汴都父老之意是以車駕所臨止曰巡幸示不忍去故都耳然自古未有為國數十年而無定都者注左之必居建業猶中原之必居雍雒天造地設無可更議矣王師北討非盡復無趙并代雖得河南未可以會建業而北也自古披草萊立都邑不數年遂致富盛者多矣况經營如是之久乎臣

故具載初詔真天子有感焉 八月戊申上曰昨日吳國長公主入內以
 畫及小玉山玉管筆為獻朕對以平生不識畫因而不好長主可惜錢買
 此遂并玉山等復還之以王綢時政記修八臣等曰昔宋高祖未備音樂
 湯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
 以解則好之故不晉爾蓋耳目之玩解生於好好生於解惟澹然清靜則
 物莫能入太上皇帝體免蹈舜罔非區區宋高祖所能仰望然其言有適
 用者臣是以著之以見開國治謀之君躬履艱難崇尚儉約大抵皆如此
 也 閏八月丙戌上與宰相論借補官資之弊曰三十年來爵秩冒濫日
 甚一日政和宣和則以應奉花石之類補授官爵遂輕自宣和末以未軍
 興借補復冗不可勝計小使臣關止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
 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以王綢時政記修八臣等曰借補猶前代假版之
 類爾雖甚冗濫一旦朝廷澄清之猶可為也而太上皇帝已慮之如此乃
 者軍興實功至五十萬有奇往往賢胤相乘又皆真命一子不可復奪天
 子雖當宁太息思有以革其弊而有司安常習故終未能仰承上意也臣
 誠竊憂之敢論著于篇以備省覽 丙申主管領選官奏起幸日迫費電
 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餵熟猪肉上曰今來巡幸豈可接擾如朕昨勿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六

逐渡江被擄亦不以自隨偶攜得一韃皮披卧蓋吞半未嘗取索一物而
 有司借湯瓶至四百枚不知何用只今可出黃榜告諭所過州縣除蒸餵
 外皆勿供如違當重寘之法以王綢時政記修八臣等曰前代當多故時
 人主務行姑息之政往往反以階亂獨太上皇帝神武英睿深憂茲弊以
 為人主猶暴衣露蓋家犯霜露宿衛之士得飽餅餌多矣其可重困吾民
 哉故戎寇雖深而軍律愈整艱危雖極而民心不離卒以中興大業垂裕
 萬世聖矣夫游被命修光皇帝聖政草創九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
 嘗置也然不敢以橐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如字之體覽錄之隆興二年十
 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游記周益公紹興辛巳親征歸
 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
 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雨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
 遣將彭清劫金人大寨於寶鷄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吐界杜海督朝等
 二萬餘人考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
 三戰於正陽兩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
 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荆襄軍馬虞允文
 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奔也 庚申陰

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洶辛酉年後出北關送葉
振矜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獨軍金帛絡繹于道邵宗淵黃旗走報與金
人戰于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黃榜
於通衢不移刻募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宗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甲子陰聞
虜陷揚州百官宅遺徒一空十一月己卯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阜
角林大捷先是錡提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无顏亮親率大軍
列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過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虜于和權退舍屢敗亮
自滁入真邵宗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統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河歸維
揚笑虜舍易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阜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上
大喜遣中使賜與甚厚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既
捷即卧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
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
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眾凡擒軍金帛盡焉虜得橫亡夫都統印匪草
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記臨陣先遁故敗記錡之姪也庚辰采石
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關難渡而采石洩狹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

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蹙今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
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容載甲士南渡會漁人謀知其期走白顯忠及
虞允文與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
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己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鬪盡殺之
不然幾殆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乙酉聞北師聚於淮東真揚
間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
小捷聞而淮上益急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
先是遣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又戲云欲知敵情
但視堂又軍興以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間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
云欲占凶吉請視日庚子晴鎮江諸帥報无顏亮為其下所成亮之將
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北壯丁雜
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之帥其謀為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
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腹心震駭雖抽江上拔
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
翔以犄吳璘又命劉孝攻擾襄漢而亮自平精銳及蒸軍號數十萬由淮
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知約無何朝廷遣李寶

或上劉琦領謀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謀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蒸軍及女真不替戰權束手敗降寶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喘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擯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楊參黃樞首揆有還白溝之語夜錄學士院何適速疾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州劉劉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謀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箕時上披袍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八

進發留司百官班辭于東倉以泥濘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金接節劉琪謀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卿監王普史浩郎官曾注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募數職餘不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之殘兵屯和州鷄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矢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馬在鎮江太史局秦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音故淮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發鎮江 丁丑吳玘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二九

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倫克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即 二、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
 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
 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
 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三萬而
 隱冒不預馬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
 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
 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
 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
 寶鷄盡得關險樞密院編修官鄭焘卒字愚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
 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問二十八平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
 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
 撰通志三十一年夢其書未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
 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繕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殺其事至是欲進通
 志而病數日卒年五十九然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
 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九

志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嚴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嘩
 甚久既而使者捧圖書上殿知閣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
 近例不與述老夫相持移時仆于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
 不當受其書請改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
 今乃奈煩聖聽何也徐壽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實書兩臂問壽從旁
 掣以進圖書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宋帝粵自皇統以來修好
 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敦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
 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輪苑經筵同張倫克賀
 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畧曰淮甸使疆幸先期而克
 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
 王謙送伴成閏自淮東來朝問之留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
 金字牌趣閏解圍閏聲言擒陳蔡其實畏避既而日馳百餘里士卒凍餒
 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毫亦復無功至是歸關
 懼人之議已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盧出接伴
 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
 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
 初本齋亦使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郎奏請也
 年未上馬永嘉郡主親視朝間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
 合十具腦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 匹物二千肆拾金銀紫絲
 皆以上各二百 練犀犀清綠珠綾已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
 旨許高麗遣使來質恢復疆土 蓋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
 請於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聞洪
 州言三月二十一日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進士
 第調升徙尉移遂昌令召為勅令所則定官權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
 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魏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
 納筭中卒欽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晚不幸持以白父
 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
 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字蓋有和意勅使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謀知虜
 已地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責已虜衆伴斬
 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違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苦
 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輜紉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帅帳前卒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十

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順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
 外郎進檢正權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邀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
 斥地盡江歲遺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准為界非江也兀朮陽謀
 而答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勞入諫兀朮背約
 兀朮辭窮為取盟祗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劫與近習暱出知廬州
 徙池州復數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任事久士大夫異已者徙相望良
 臣遺檄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
 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
 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
 三省堂厨官賈瑜罪流之人頗畏憚然學術空疎舉措多輕佻內外譴誚
 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護殯官干擾府縣良臣撻
 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次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
 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刻洪州之政尤恭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沈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嘗有蔡襄無
 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連口字惟子平從之 壬子五更至漏
 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

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帳出再拜升殿奠醑顯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久之在廷法然神御出嚴正門皇帝奉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涼初出嚴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跳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醑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丙辰張子善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秘書少監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衙使請過界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之再進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甲子未復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寺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馬可云為皇太子仍改名曰用璋字或謂近唐昭宗名有旨別擬定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泰檜舊府貴近密語人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違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籍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徑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撥仍納副本俾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春至厚非有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傳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府寺去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厝為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臆料將來軍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俸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禪文專指此事并高奏大臣懷姦親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變色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月奉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持與轉

一官資出成暴露并危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持與轉兩官
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倂并
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倂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
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倂贈秀玉連
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利取旨改稱皇太
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倂并妻合行加封今禮
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奏於是諸公做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
復無以加且朕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敷立汪聖
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子與辯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子倂贈太師
中書令追封秀玉謚安僖元係在朝奉大夫克祜閣外郎妻加封秀玉夫
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
拜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了畢同
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
父仲誠同對促罷未撥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
朱倂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軍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故就假日殿
院張真父之具奏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表服還

卿止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哀服者白身也端
厚正白身事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暨告廷果除觀文
殿學士提舉在外官觀臺諫文章乞就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嘗
為倂屬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兩稍止禁
衛閣門三衛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與班退須之復追
班序立殿門上閣門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
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
即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同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
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而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道遠車幸德壽
宮儀衛及從駕臣寮並如常制百司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
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贊太上聖
德真克舜用心太上曰克舜之事甚不難則脫蹤之意蓋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繳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渾沒膝不能成
列初定議注皇帝率百官朝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有旨從駕臣僚
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
從官赴都堂議故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二九

中興備覽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馬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月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孫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况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貴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善良以福四海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雖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既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為富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富以馬成也 議駕御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維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濟尊矣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十三

至於詢之蕩菟以問利害茲又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馬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其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姑息 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况兩宮未歸中原僕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議間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為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偽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

以應之明日入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夫臣願異時違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夫誤鮮矣
 議指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夫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遠方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惑若人者儻有差夫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夫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換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舞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大賞幸予私徇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摠攬英豪寧夫之過方今逆據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天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

之徒復見於後日夫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國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邪冒而為侍從徇苟傳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雖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視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

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為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賊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為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侍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嫁娶時其飲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為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成約使不為過可矣彼其間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為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關之非旬月可辨也 議民兵 臣竊謂

往歲地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間內外用事之臣間有得罪于天下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易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集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為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議大勢 當今天患不在邊疆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乘敗豫何能為故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邊虜莫能敵為朝廷之所甚憂然而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飽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

西備之憂而曰生待其弊其說蓋已踈矣况據之乘暇因問以整其人而人生一故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事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嘗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感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惡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復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夫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偏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克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其操術之不正施焉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

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托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理道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略無瑕汚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實出乎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盡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議諛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寔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諛間之為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聞諸論者曰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為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為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為我敵乎况其囊隙既開恧懈交起乘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為吾之計者是終

永樂大典

卷二二九二九

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論太原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因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邪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尚存也向使朝廷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大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自創業之初江淮兩蜀半皆未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火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胃中有所處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說說之議惑聽疑心一有驚惠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為鑑焉

議朋友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復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君上者風俗何為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穀澗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在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精卒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

永樂大典卷二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十七

而不主解散也不然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亦踈濶乎

議出使近者日親遠者日疎人情也况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為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關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沒潤之言擇聞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議均節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釜耳我乃捐之以中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己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遠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劍之求尚容有賜于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恣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奸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鷄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議練兵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駐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

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歌梁初歛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
信率新募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眾無驍騎利甲無堅弓
良矢雖董之以枯軍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
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
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
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
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
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
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患非君
臣同德一心既然而有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
姿雄畧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
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措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
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親民之
官 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
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踞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
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十八

置之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
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
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瞭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
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
滎陽成臯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因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預
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乎多奇畫高祖數賴
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
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
鑑而况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
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
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
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
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
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達君之惡
事每阿循反覆變詐陰肆譏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其論之 議皇極
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

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况於不忠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祭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材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畧寢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寢以疎遠此無他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

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猶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揀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遠達大小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可以給軍須請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思及此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憚說說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 議禱康之制 先王制禘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合康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眾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

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宦不為利祿計者鮮矣。儻矣齊之操，人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且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浸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負，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家之大計，人主不可忽也。議行師。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責，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已，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春祐，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寢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暗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張魏公奏議論車駕進止利害。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進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

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謙退遠處而能躋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付在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興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夫人心乎？臣請以恭諭善奕者先圖基本，次定算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扶楮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場。三歲之間，願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固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御，儻運則有職，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復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速避，大軍殊同心，將士用命。

永樂大典

卷一二九二九

扼准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致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舒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恣望。難乎其立國矣。人不過曰。賊舌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予虜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大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則惟陛下。遣兩官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去。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為。獨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督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執士馬不能遽益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剛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作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藥治之。而或者手止馬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己。為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說。悅捨此。適彼所不懲。

永樂大典卷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二十一

馬謂子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遇謀哉。今臣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惟陛下裁教。貼黃。臣輒盡已見。仰塵聖覽。臣區區臆說。未知當否。願陛下因此閑暇。更加聖思。齋戒沐浴。以告于宗廟。謀之鬼神。此大事也。臣豈敢固執一己之見。異日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心腹。不貽萬世之論。論車駕進止事宜。臣昨日得呂社私書。以建康宮室未備。意望車駕少留鎮江。庶幾事集。臣反復計之。容有可議。今天氣尚熱。恢復國是。時大駕僅有定居。人情自當振作。有司措置錢糧。亦須以時。而辦臣意。只欲於鎮江暫駐三兩日間。來此。情明便行。進發。更乞聖裁。三月上奏。乞降車駕。至江上指揮狀。臣契勤日近。事宜警急。正當鼓作士氣。以圖戰守。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車駕。至江上指揮。未須進發。庶幾將士聞風。各圖效命。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范太史集。乞車駕不出。劄子。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適聞未日。車駕欲出臨真。孫固緣同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歲暮。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銜月。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自參。

知政事魯宗道覺毀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
 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彥若
 劄子 昨黃臣等三人今在寶錄院更不及與范百祿吳安詩同共閣奏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
 宅散居諸處或過亡毀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
 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隘巷更不經歷街巷昨未
 嘗僧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大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
 差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
 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毀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
 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
 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張守昆陵集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
 劄子 臣恭聞警蹕時巡經由常州臣乍達天陛竊願一瞻穆穆之光少
 慰犬馬戀軒之誠伏望睿慈許臣
 候御舟候泊上殿一次取進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二十二